

百种语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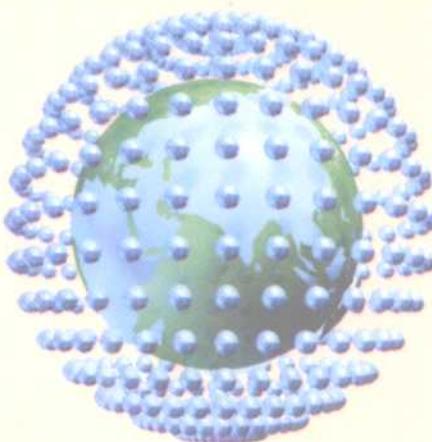
小丛书

曹先擢 主编



中国少数民族 语言文字

ZHONGGUO SHAOSHUMINZU
YUYANWENZI



戴庆厦 著

语 文 出 版 社
<http://www.ywcbs.com>

百种语文小丛书

ZHONGGUO SHAOSHUMINZU YUYAN WENZI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

戴庆厦 著

YUWEN CHUBANSHE

语文出版社

目 录

第一章 引言	(1)
第二章 中国的少数民族语言	(9)
一、中国究竟有多少种少数民族语言	(9)
二、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的使用特点	(14)
三、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的分类	(26)
四、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的结构特点	(31)
第三章 中国的少数民族文字	(40)
一、中国有多少种少数民族文字	(40)
二、中国少数民族文字的类型	(42)
第四章 中国的民族语文工作	(56)
一、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调查研究	(56)
二、历史比较研究	(62)

三、少数民族古文字古文献研究	… (65)
四、应用语言学研究	… (66)
五、少数民族语言的社会语言学 研究	… (69)
六、少数民族语言的计算语言学 研究	… (69)
主要参考书目	… (71)

第一章 引言

常常有人问起这样一些问题：“我们国家是一个统一的国家，为什么不统一使用一种语言文字，而要使用那么多种的语言文字，有什么必要，有什么好处？”“都进入信息时代了，多种语言文字的使用，会带来种种不便。为什么国家还要保障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中国究竟有多少种语言文字，这些语言文字有什么特点？”“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是怎么产生的，以后的发展前途如何？”等等。这些问题的提出，反映了有许多人还缺少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知识，因为面对如此复杂的语言文字现象，又是不解，又是好奇，总想弄个明白。可见，在我们这样一个多民族、多语种、多文种的国家里，普及语言文字知识不单只是汉语文，还应当包括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我国的语言文字工作，很有必要让更多的人懂得一些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知识。

怎样认识和对待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和发展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这短短一句话，

点明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待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态度，是制定民族语文方针、政策的基本指导思想。坚持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体现了语言平等的思想。为什么要坚持语言平等呢？

因为，民族语言是民族特征之一，民族语言问题是民族问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存在民族压迫的年代里，统治者不但在政治上、经济上压迫少数民族，而且对少数民族语言进行歧视。因而各族人民在废除民族压迫的斗争中，必然要同歧视民族语言的现象作斗争，把实现语言平等看成是解决民族问题的一个重要内容。在一个多民族国家里，语言平等是民族平等的一个重要标志，没有语言平等就没有民族平等。我们知道，不论哪个民族都会热爱自己的语言文字，即便是人口较少的民族或发展较后进的民族也是这样。这是因为，语言文字同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它随着民族的发展而发展。当一个民族进入繁荣昌盛时，其语言文字也得到较充分的发展，而当一个民族处于落后状态时，其语言文字的发展也会受到影响。因而，各民族对自己的语言文字都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对任何的语言歧视都是不满意的，而且还把语言歧视看成是民族歧视。我们常常看到，民族语文问题在民族关系中是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民族语文问题处理不当有

可能导致民族矛盾。

再从语言的功能看坚持语言平等的必要性。大家都知道，语言是交际思想、传达信息的工具，是人们长期共同约定俗成的，所以语言在发展上有其缓慢性、在使用上有其稳固性的一面，一般不会在短时间里发生较大的变化。语言在民族诸特征中变化最慢，往往是别的特征（如居住环境、经济生活、风俗习惯等）发生了变化，而语言却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从我国现今情况看，50 多个少数民族中除回、满等几个民族已使用汉语外，大多数民族都有自己通用的语言，有些民族还有自己通用或比较通用的文字。我国各民族语言都有悠久的历史，都是为了适应各民族的需要而存在的，都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在我国历史上，虽也曾出现过语言的分化和融合，也有一些民族放弃自己的语言而使用别的民族的语言，但这种现象不是普遍的，都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都要经历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今天，我国除了个别民族和少数杂居地区外，大多数民族都使用本族自己的语言。本族语言是他们的主要交际语言，不仅日常生活需要它；进行生产活动需要它，而且发展文化科学也需要它。可以预计，在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民族语文仍然要使用下去，发展下去，人们同样要依赖它在各项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这是不以人的主

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即使是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少数民族语言的使用特点虽然在变化上相对快一些，但仍具有缓慢性的特点。因而，仍要重视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和发展，必须尽量为他们的使用和发展创造条件。

少数民族语言既是客观存在，而且又对少数民族的生存、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当然也就要研究它，认识它。研究少数民族语言是一门科学，有的称之为“少数民族语言学”，有的称之为“民族语言学”。从学科属性上看，它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研究少数民族语言，其价值主要有应用价值和理论价值。下面先谈谈应用价值。

我国的民族语文工作实践证明，只有在认识少数民族语言现状（包括语言自身特点和使用功能）及其历史演变特点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正确解决少数民族语言的应用问题。

少数民族语言的应用，包括如何在社会、学校、机关以及宣传、传媒等领域使用。不同民族的语言，由于其社会背景不同，其本身的特点不同，在社会中使用的功能也不相同。如何根据不同语言的特点，予以恰如其分的“定位”，是民族语文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我国一些人口较多、有传统文字的语言，如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等语言，在社会中使用范围较广；而一些人口较少，

又无文字或无传统文字的语言，使用范围较窄，学校教育主要使用汉语文。由于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情况十分复杂，因而要做到根据不同民族语言的情况分别制定不同的对策，就必须深入研究语言，了解语言。

新中国建立后，少数民族语文工作面临着创制文字、改革文字的任务。有些没有文字的民族，要求国家为他们创制文字；有些虽有文字但文字不够完善，也要求改革文字。创制、改革文字，是一项科学性、政策性非常强的工作，需要对语言客观事实有深刻的理解，否则就不可能做好工作。过去几十年，我国少数民族文字的创制、改革做了大量的工作，今后这一任务仍然存在。有文字的民族，还存在语言文字规范的问题。要使各民族语言文字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必须使其规范；而规范工作则要依靠对语言的研究。

在进入现代化、信息化的今天，少数民族语言也面临着信息处理问题。由于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特点复杂，文字形成多种多样，信息处理存在很大难度，对语言文字研究的要求比过去更高了。

少数民族语言教学、少数民族语言翻译，是我国少数民族语文工作的重要方面。要做好这两项工作，也必须对我国少数民族语言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

再谈理论价值。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对丰富发展语言学理论具有重要作用。

语言学是人文科学中的一个分科，其重要地位和重要作用已被公认。许多人认为，语言学是人文科学中的一门领先的科学。而在我国，发展语言学除了汉语研究外，还要靠少数民族语言研究。这是因为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种类多，类型也多，加上各民族语言长期处于复杂、多变的社会条件下，所以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各民族语言都呈现出丰富多彩的特点。或不同程度地保留着历史遗留的痕迹，或反映语言之间复杂的关系，或具有某些特殊的语言特点，等等。这对于语言学研究，特别是语言学理论建设，是取之不尽的源泉。对于中国语言学家来说，理应根据我国自己的语言材料，总结出具有中国语言特点的语言学理论。要加快发展我国的语言学，提高语言学理论的教学和研究水平，除了继承我国语言学研究的传统，学习外国先进经验外，还必须十分重视使用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成果，利用我国得天独厚的语言资源。正如已故著名语言学家王力先生在中国语言学会成立大会上所说：“汉藏语系的主要地区在我国，我们在这方面可以取得很好的研究成果。无论是具体语言的研究成果，或者是在这个基础上丰富普通语言学理论，都是我国‘四化’所需要的，也是世界语言学发展

所需要的。”研究我国的民族语言，肯定会在一定程度上丰富现有的语言学理论，甚至还会对过去的定论有所修正或补充。

少数民族语言学和汉语语言学虽是两门不同的学科，但二者的关系十分密切。这不仅反映在不同语言的研究方法可以互相借鉴、研究成果可以互相利用上，而且还可以通过语言比较为语言史的研究开辟一条广阔的道路。对汉语来说，属汉藏语系的少数民族语言，对汉语研究（包括现状研究和汉语史研究）都具有重要的作用。人们越来越重视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的比较研究，越来越重视使用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成果来解决汉语研究中的难题，推动汉语研究的发展。这已成为汉语研究的必然发展趋势。

语言是与民族、历史、文化等密切联系的。我国少数民族语言中，蕴藏着大量的民族学、历史学、文化学等方面的内容，通过语言研究有可能为这些学科的建设提供可靠的、难得的证据。比如研究民族的来源，可以通过族称的考证、同源词的比较等，提供语言学的证据。语言是作为人类交际工具而存在的，其活动范围十分广阔，同人们的认识能力、生活环境、社会实践等都有着密切的关系。由于语言是属于社会现象的，因而一个民族的生产特点、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婚姻制度、宗教信仰

等，往往在语言上有所反映，即使是远古社会的现象也会或多或少地在语言里保留一些痕迹。所以，人们有可能从语言上看到一个民族的某些方面的特点。而且，语言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无论哪种语言，都不是一个时代的产物，而是由许多时代积累起来的。因而从我国少数民族现存的语言特征上，有可能看到民族的过去，可从追溯历史上不同民族之间的联系。对于研究缺乏史料记载的民族，语言材料则显得更为重要。总之，语言是一笔重要的文化财富。

第二章 中国的少数民族语言

中国有 56 个民族，几乎大家都知道。但中国究竟有多少种少数民族语言，少数民族语言又有什么特点，则是许多人说不出的。

一、中国究竟有多少种少数民族语言

一般认为，中国的少数民族语言至少有 80 多种。这是到目前为止语言学家经过实地调查得到的数字，但实际数目有可能还不止这些。

为什么我国只有 55 个少数民族，而语言则有 80 多种呢？这是因为有些民族使用一种以上语言。（指一部分人使用这种语言，另一部分人使用另一种语言。）如：瑶族使用三种语言——勉语、布努语、拉珈语；裕固族使用两种语言——东部裕固语、西部裕固语；怒族使用三种语言——怒苏怒语、柔若怒语、阿依怒语；景颇族使用五种语言——景颇语、载瓦语、勒期语、浪速语、波拉语；藏族使用藏语、嘉戎、木雅、道孚等多种语言……。上述同一民族使用的不同语言，一般是相互间差异较大，不能互相通话。如瑶族的三种语

言，勉语属于苗瑶语族瑶语支，布努语属于苗瑶语族苗语支，与苗语比较接近，拉珈语属于壮侗语族侗水语支，与侗语、水语比较接近。

同一民族使用一种以上语言的，是由什么原因引起的？从历史上看，这与不同群体的融合有关。我们知道，一个民族的形成，往往有其复杂的融合、分化的过程，而且融合与分化常常交织在一起。有许多民族，其形成是多源的，即由多个群体融合而成。这就是说，原本属于不同的民族，由于社会变动的种种原因（其中有自然融合，也有武力兼并），逐渐融合为一个统一的民族。在不同民族融合的过程中，由于民族诸特征中的语言特征变化较慢，常常落后于其他特征的变化，因而当民族的其他特征都已趋于统一，而不同的语言特征还来不及统一，于是已融合为统一的民族便就保持使用不同的语言。以怒族为例，这个民族现在使用多种不同的语言，就是其先民来源不同。其中自称“怒苏”的，其来源与彝族有关，自称“阿依”或“龙”的，其来源与独龙族有关。景颇族中说不同语言的载瓦人、勒期人、浪速人、波拉人，其语言与景颇人说的景颇语差别较大，而与缅语、阿昌语比较接近，其先民的来源与缅族、阿昌族关系密切。

同一民族的人们分别使用不同的语言，相互间

怎样保持联系和交流呢？从已了解的情况看，主要有两种解决办法。一是双方都掌握对方使用的语言。如上述景颇族使用不同语言的支系，有不少人能兼通另一、二个支系的语言，不同支系的人在一起时能统一使用一种支系语言进行交际。二是双方都使用全国共通语汉语进行交际。如瑶族中使用不同语言的群体，相互间使用汉语来沟通。裕固族中使用不同语言的人们，相互间除少数人能兼用对方语言外，多数人都使用汉语进行交际。

在我国，还存在不同民族使用相同语言的。如：回族、满族已基本转用汉语；畲族、土家族、仡佬族等大部已转用汉语；还有不少民族如蒙古、壮、白、普米等民族中有一些人也已转用汉语。还有转用另一少数民族语言的。如：新疆自治区的乌孜别克、俄罗斯等民族中有一些人已转用维吾尔语；青海省的部分蒙古族和土族已转用藏语；广西自治区的部分瑶族、毛南族已转用壮语等。

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的具体数字为什么至今还不能准确地确定呢？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因为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的情况十分复杂，加上研究的历史短，研究的人员少，还存在一些尚未发现的语言。70年代末以来，民族语文工作者经过实地调查陆续发现了一些新语言，如尔苏语、贵琼语、尔龚语、扎巴语、纳木义语、史兴语、却域语、布央语、普标

语、拉基语等。今后再发现一些新语言，也还是有可能的。二是如何确定一种独立的语言，目前在理论上尚未完全解决。有的“话”究竟是独立的语言，还是某一语言的方言，认识不一。如分布在海南岛的临高话，有的认为是壮语的一个方言，而有的则认为是一个独立的语言。是语言还是方言，是理论上尚未解决的一个语言学课题。由于语言和社会的关系非常密切，因而人们在确定某种“话”是语言或是方言时，除了依据语言标准外，即语言本身的特点，还要依据社会标准，即考虑与语言有关的社会因素。在多数情况下，语言标准与社会标准是一致的，即人们所认为的不同语言，是不同的民族成分分别使用的，是特点上有相当差异的语言。但在实际上，还存在语言标准与社会标准不一致的情况。其中主要包括两种情况：一是两种差别很大的“话”同为一个民族所使用；另一是不同的民族使用两种相近的话。在这种情况下，判断两种“话”是语言差别还是方言差别就存在分歧。对于同一民族分别使用两种差别很大的“话”，强调语言标准的认为是不同的语言，而强调社会标准的则认为是不同的方言，难以取得一致的意见。如景颇族中景颇支系说的景颇语和景颇族中载瓦支系说的载瓦语，究竟是语言差别还是方言差别，过去就引起了争论。景颇语和载瓦语之间在语言特点上

差别很大，其中载瓦语的特点接近缅语、阿昌语。如果按语言标准，视为不同语言是不成问题的。但坚持社会标准的人则认为，说这两种语言的人同属景颇族，而且也还存在一些相同语言特点，应该认为是同一语言的不同方言。这两种对立的观点曾各自坚持了很长时间，但近期已趋于按语言标准视为不同的语言。怒族中的阿依支系使用的阿依怒语与独龙语很接近，能不能看成是独龙语的一个方言？但坚持社会标准的人则认为，二者为不同民族所使用，应视为不同的语言。仙岛话（分布在云南省盈江县姐冒区）在语言特点上与阿昌族比较接近，但在民族特征上仙岛人则是一个独立的群体，仙岛语话究竟是独立的语言还是阿昌语的一个方言，也难以定论。对语言的确认，不仅语言学家关心，民族学家也关心，但往往各自有自己的标准，从而形成不同的观点。语言学家在区分语言和方言时，大多倾向于主要依据语言特点的差异程度，而非语言学家则主要依据社会标准，包括是否是同一民族、本族人的态度等。这就势必造成认识上的分歧。如何妥善地综合这两个标准来判断是语言还是方言，有待今后逐步解决。